

龔
鵬
程
主
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鵬程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4 冊

王令詩研究

楊良玉 著

朱希真及其詞研究

孫永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令詩研究 楊良玉著／朱希真及其詞研究 孫永忠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124 面／目 2+13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六輯；第 24 冊）

ISBN 978-986-6449-75-8（精裝）

1.（宋）王令 2.（宋）朱敦儒 3.傳記 4.宋詩 5.宋詞
6.詩評 7.詞論

851.4514

98013960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六輯 第二四冊

ISBN：978-986-6449-75-8

王令詩研究
朱希真及其詞研究

作 者 楊良玉／孫永忠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第六輯 25 冊（精裝）新台幣 3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令詩研究

楊良玉 著

作者簡介

楊良玉，民國五十一年出生於台北市。民國七十八年畢業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王令詩研究》，民國九十七年畢業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研究》。

曾擔任私立金甌商職兼任國文老師，國立中央圖書館古籍整編小組，世新大學兼任講師，今為醒吾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

提 要

本論文係以王令之詩為研究對象，全一冊，約九萬餘字，分六章二十二節，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王令的生平及交遊，本章分四節，旨在考辯王令的生平、思想、個性及重要交遊，以便進一步瞭解其人其詩。

第二章：王令的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本章分四節，旨在探討王令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此外，一窺韓派產生的背景及其表現手法，及整理王令詩文中所流露的文學理論。

第三章：王令詩歌的內容與題材。本章共分八節，藉由詩歌內容及題材之分類，以窺探王令的心境思想，及其表現手法。

第四章：王令詩歌的技巧表現。本章共分三節，由王令詩歌技巧表現，歸納其最常用之三種方式：善用疊字、比喻豐富、擬人化的手法。

第五章：王令詩歌的體製及風格。本章分三節，詳列王令詩歌所應用之各種體製及其成就。探討王令詩歌所呈現之兩種風格「雄健奇崛」及「悲慨苦吟」，其形成之緣由及表現方法。此外，從性情操守、生活境遇及詩歌創作上，比較孟郊、韓愈、盧仝、李賀與王令之異同。

第六章：結論。從詩歌傳統與宋初詩壇兩方面，探討王令詩歌之承襲與創新之價值。



目

次

緒 言	1
第一章 王令的生平與交遊	5
第一節 先世、家族	5
第二節 個 性	10
第三節 思 想	14
第四節 重要交遊	19
第二章 王令的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	37
第一節 時代背景	37
第二節 文學環境	39
第三節 韓派背景及其手法	44
第四節 王令的文學理論	46
第三章 王令詩歌的內容與題材	49
第一節 隱居生活的嚮往	49
第二節 懷才不遇的憤懣	51
第三節 貧病交迫的窘態	52
第四節 傷春悲秋的情懷	54
第五節 詠物詩	56
第六節 諷諭詩	60
第七節 山水詩	62
第八節 其 他	64

第四章 王令詩歌的技巧表現	67
第一節 善用疊字	67
第二節 比喻豐富	76
第三節 擬人化的手法	80
第五章 王令詩歌的體製與風格	83
第一節 體 製	83
第二節 風 格	92
一、雄健奇崛	93
二、悲慨苦吟	101
第三節 王令與孟郊、韓愈、盧仝、李賀之比 較	104
第六章 結 論	109
一、王令詩與詩歌傳統	109
二、王令詩與宋初詩壇	110
附錄：王令年譜	113
參考書目	121

緒 言

宋詩自元明兩代，頗遭輕視，明前後七子「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完全否定宋詩的價值。李東陽曰：「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陳子龍則誣蔑地說：「終宋之世無詩」，一筆抹煞所有宋詩的價值。

王令字逢原，爲北宋仁宗時詩人，而得年僅二十八（1032～1059）。《四庫全書提要》惜其「得年不永，未能鍛鍊以老其材」，英才早逝，卻也留下不少詩作（四百六十餘首）足供後人吟誦。

王令在當時雖家貧無勢，又未曾舉進士，沒有政治上的影響力，卻是江淮一代頗負盛名之青年詩人。其聲名隨著時代的軌跡而漸次湮滅，終至大多數人不知其人其名。

人有幸有不幸，比起李賀，王令雖多活了一歲，卻同屬短命詩人，而從近年研究趨勢看來，李賀的廣受注意，與王令的沒沒無聞，實不可同日而語。

王令在當代以道德文章著名：「初王回、常秩，王令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最早」〔註1〕，「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佚、王令……令亦揚州人，時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更折節讀書，

〔註1〕《廣陵集》附錄先生行實（哲宗皇帝實錄）。

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註2〕

安石於人少所許可，然於後輩之逢原卻厚愛有加，不但爲其行媒娶妻，妻以其妻之女弟，更「慨然嘆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註3〕。對於逢原，介甫自謂：「始余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余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余得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可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迫而不可至也」〔註4〕，在《與舅氏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二通中，介甫亦一再稱讚逢原：「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雖貧不應舉」，又「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安石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安節守貧耳」〔註5〕。

〈與王逢原書〉中，安石更謂：「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剝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不食葷，不以銖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註6〕。可見安石乃是以其文章德行與之定交。

時代比逢原稍晚的江西詩派宗主黃庭堅，在其〈與元勳不伐書〉中曰：「今代少年能學詩者，前有王逢原，後有陳無己，兩人而已」〔註7〕，給予逢原極高之評價。以黃庭堅之詩歌修養看來，講出此話，絕非偶然泛泛之語。惜王令得年不永，未能像陳師道一般證實山谷的評語，而在宋詩史上佔更輝煌的一頁。

歷來評介王令詩歌者，大都以極少的篇幅，籠統的三言兩語帶過，如：

今視其（王令）詩，信多瓌奇矣。〔註8〕

〔註2〕《廣陵集》附錄先生逸事（翰林傳讀學士劉公敞雜錄）。

〔註3〕《臨川集》卷九十七〈王逢原墓誌銘〉。

〔註4〕同註3。

〔註5〕《臨川集》卷七四〈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二。

〔註6〕《臨川集》卷七十五〈與王逢原書〉。

〔註7〕《山谷別集》卷十八與〈元勳不伐書〉九（之三）。

〔註8〕陳延傑《宋詩之派別》。

他的詩文中頗多不滿現實，寄託抱怨之作，風格則雄健瑰奇，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註9〕

懷經國濟民之志……氣魄宏偉，想像獨特，富於浪漫主義之特色，為宋詩所罕見。〔註10〕

風格開闊而雄健……這種氣魄，這種精神，給他（王令）

詩篇增添上了浪漫主義的光彩。〔註11〕

以上所論，要之大率不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評「令才思奇軼，所為詩磅礴奧衍」的範疇。

唯胡雲翼舉逢原之〈春遊〉、〈江上〉二詩，謂其「少年風味很重——宋人詩大都正經莊嚴，老氣橫秋，很缺乏少年風味」〔註12〕，然亦所見未全，未能概括逢原之詩。

歷來詩話，或記其軼事，或拈出其一二佳句記載之。如劉克莊《後村詩話》評王令之〈暑旱苦熱〉詩「骨力老蒼，識度高遠」然而亦未能涵括逢原詩之風格。

以筆者所見，除大陸學者吳汝煜有兩篇單篇論文——〈北宋青年詩人王令及其詩歌〉外〔註13〕，尚無其他有關著作，惜資料來源困難，至今未能得見。

當初選擇此一題目，一方面是基於對宋詩的愛好，一方面則由於一份好奇心——安石的執拗與才氣是我所欽佩的，如此狷介而執拗的人，能對後進之士（逢原小安石十一歲）這麼傾心，則此人必有其特節偉行。再對其詩集作一瀏覽，深覺其詩歌應有人做進一步探討與整理，遂徵得黃師之同意，以「王令詩研究」為研究題目，一方面盼能進一步瞭解逢原而得其完整面目，一方面則希望能客觀而公正地予以其詩適當的評價。

〔註9〕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華正74年）頁699。

〔註10〕李日剛《中國詩歌流變史》（文津76年）頁568。

〔註11〕《新編中國文學史》（文復72年）頁437。

〔註12〕胡雲翼《宋詩研究》（宏業61年）頁121。

〔註13〕〈北宋青年詩人王令〉《群眾論叢》，吳汝煜，1979創刊號。〈北宋青年詩人王令及其詩歌〉《文學批評叢刊（五）》，吳汝煜，1980號。

王令詩文集——《廣陵集》，共三十一卷，凡詩賦十八卷，文十二卷，又拾遺一卷〔註14〕，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爲底本，參以大陸沈文倬先生校點之《王令集》〔註15〕。

〔註14〕《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拾遺」。

〔註15〕沈文倬校點《王令集》（上海古籍，1970）。

第一章 王令的生平與交遊

第一節 先世、家族

一、先 世

王氏舊望太原，自逢原之七世祖定居於魏之元城（今河北大名縣）

〔註1〕。

逢原五世祖安，在周世宗時任閤門通事舍人〔註2〕，四世祖庭溫，宋太祖開寶中任爲泰寧軍節度副使〔註3〕，曾祖奉諱，宋太宗時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註4〕，祖父珙，曾任大理評事〔註5〕。

〔註1〕《廣陵集》卷廿九〈叔祖左領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及《廣陵集》附錄劉發撰〈廣陵先生傳〉。在書文中逢原亦自稱「河東王令」（卷廿二〈杜漸字序〉）、「元城王令」（卷廿四〈見朱秘丞書〉）。

〔註2〕《臨川文集》卷九十八〈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王乙）〉，王乙事跡別無可考。

〔註3〕《廣陵集》卷廿九〈叔祖左領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臨川文集》卷九十八〈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曰：「諱廷溫」

〔註4〕筆者按：《廣陵集》卷廿九〈叔祖左領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曰：「（真宗）景德中，詔求秘書於天下，公適有之，去獻之京師，上書言，臣父常得事許王府，推于先帝（太宗）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則奉諱當仕於宋太宗年間。

〔註5〕《臨川文集》卷九十七〈王逢原墓誌銘〉。

叔祖乙，字次公（978～1050）〔註6〕，少孤，長而能自奮以學，舉進士不中，下游于江淮之間。真宗景德間，以獻秘書補三班借職巡睦衢婺三州私茶監，改三班奉職溫台明越四州巡檢。以左領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享年七十三。其為人內剛外恂，以嚴、直著稱，不畏於權勢，故貴人多憚忌之，居家慈愛，其族類多賴之以養〔註7〕。

王令五歲而孤，即寄養於叔祖王乙家，賴之以成立。乙有子三人——越石、仁傑、子建。越石爲秦州觀察判官，仁傑，子建皆舉進士〔註8〕。越石與安石爲同年進士，仁傑爲其次子〔註9〕。有女二人，長嫁進士林度，次嫁陳州項城主簿宋造。有孫三人——之翰，彥暉，彥卿〔註10〕。

逢原父世倫，任鄭州管城縣主簿，卒於景祐三年（1036），時逢

〔註6〕《臨川文集》卷九十八〈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謂其卒於皇祐二年（1050），年七十三，推之則當生於978年。

〔註7〕《廣陵集》卷廿九〈左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沈文偉校點《王令集》年譜皇祐二年辨證曰：「令育于叔祖乙以長，然集中無一詩及乙。爲乙撰行狀，述言甚詳，讚之不過讚之不過嚴與直耳，狀云：「居家慈，其族多賴以養」而不及己之就育，卒少愛慕情：豈乙遇之甚薄耶？」按：《廣陵集》中除〈王乙行狀〉之外，確實無其它詩篇及書信往來，以逢原之德行不似此寡情薄義者，對東氏父子的幫助，甚至希望自己能「結草效鬼顙」（卷四〈答東孝先〉）。從與友朋酬唱詩篇來看，逢原亦絕非薄情者。然詩集中卻無一詩一文及王乙，實令人費解。倒是《廣陵集》卷十二〈餓虎不食子〉一詩中曰：「恩義宜綢繆，親戚不宜怒，割恩以爲仇，此割非常割，此傷無血流，肉割愈有日，恩割傷不收，一割大義死，再割面相仇，親戚尚皆然，況又他人儔……」，似乎透露出逢原與親戚間之不諧。又卷廿七〈與東伯仁手書〉：「令以女兄親期甚迫，太平（指孫莘老，卷十三有〈和孫莘老將赴太平〉）之遺已到，自計猶有未足，輒以書奉干尊丈……」（之五），又「令前以事干丈人，言愉色垂，似有意窮困者，退歸喜幸，達旦不寐，思其遂有成，宜如何圖報也：」（之九），可見在窮困之時，幫助逢原度過難關的是東氏父子與孫莘老這些友朋，而非親戚。

〔註8〕《廣陵集》卷廿九〈叔祖左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

〔註9〕《臨川文集》卷九十八〈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註10〕同註9。

原五歲〔註11〕。

二、家 族

（一）父王世倫

逢原父名世倫，鄭州管城縣主簿〔註12〕。正史、地方志無考，卒於仁宗景祐三年（1036）。

（二）妻吳氏

逢原妻吳氏，臨川人（1035～1093）〔註13〕，為王安石之舅——江寧府錄事參軍吳賁之季女〔註14〕。

吳氏二十四歲嫁給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是時，二十五歲）〔註15〕。時王婦方懷有一女〔註16〕。待生產之後，王夫人抱此剛出生的孤兒，回到娘家依靠親人。

守喪期滿之後，娘家兄弟商議讓她改嫁，吳氏流著淚，發誓守節不再改嫁〔註17〕。

〔註11〕《臨川文集》卷九十七〈王逢原墓誌銘〉：「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故世倫當卒於1036年。

〔註12〕同註11。

〔註13〕按：吳氏之姪王雲所撰之〈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曰：「卒年五十九，實（哲宗）元祐八年十二月廿七日（1093）」，以此推之，則生年當在仁宗景祐二年（1035）。

〔註14〕《臨川文集》卷九十八〈吳錄事墓誌（吳賁）〉曰：「二女子歸晏脩陸、王令。季有特操如令」

〔註15〕《廣陵集》附錄〈吳夫人傳〉云：「年廿二歲而歸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是時王婦方廿三歲」。誤。按：前據其姪所撰節婦夫人吳氏墓誌銘云：「夫人抱始生之孤……屏居別墅，僅蔽風雨，惡衣糲食，人所不堪，卅五年以終……」，吳氏卒年五十九，扣去三十五年寡居，則應是二十五歲時逢原卒，又據「註13」所推算之生卒年，吳氏小王令三歲，則逢原卒時二十八歲，吳氏當二十五歲才是。

〔註16〕《臨川文集》卷八〈思逢原〉：「婉婦且少年，瑩瑩一兄（女）嫠……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此時尚不知遺腹之男女。

〔註17〕〈吳夫人傳〉云：「號泣弗許，歸老父母之家，屏跡田桑以事兄嫂。」〈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則云：「泣涕自誓，屏居別墅」，而《臨川

王夫人於是遷至唐（河南，南陽縣），唐多空曠待耕之地。神宗熙寧年間，政府下詔召募百姓開墾荒廢之山坡地〔註18〕，眾人畏懼勞役繁雜辛勞，無人敢前去應徵，唯王夫不畏煩複，親自處理這些污穢棄而雜草叢生的田地，開水圳以利灌溉，築堤防以蓄水源，開水閘以利洩洪。終將貧瘠之荒地變為肥沃之耕地。使地方百姓，得以吃到香甜之稻穀，而王家資產亦因此而富裕。然王夫人仍節儉如昔，將多出之財富，救貧濟窮，幫助疾病喪葬，名聲美譽亦因而傳播鄉里〔註19〕。

吳氏生於書香之家，受家學薰陶，自幼聰慧〔註20〕，天才橫溢，未經師授，而辭藻自然工整。喜讀孟軻之書，所得見解議論，即老成博學之讀書人亦不能及，然吳氏自覺比非婦人所必備之才能，故皆秘藏而不向人炫耀誇示〔註21〕。

（三）子 女

吳氏嫁逢原，未及一年而令因足疾去世，時無子，只有一遺腹女〔註22〕。長大後，秉性賢淑，王安石爲之擇婿，嫁給錢塘吳師禮〔註23〕。生一子名吳說，吳說長大後，輯其外祖詩文爲《廣陵集》二十卷。

（四）兄 弟

逢原共有幾位兄弟，因資料甚少，無法考查，然至少有一位大哥。

文集》卷九十八〈吳錄事墓誌〉曰：「（贊）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則吳氏似依其兄吳豪。又吳豪躬護逢原常州之柩至唐州桐柏縣與其妹合葬（節婦吳氏墓碣銘）。

〔註18〕 據〈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又《宋史》志一二六食貨上曰：「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多曠土……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

〔註19〕 〈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又《臨川文集》卷八〈思逢原〉曰：「婉婦且少年，煢煢一兄嫠，高義動閭里，尚能致財貲」。卷廿〈思逢原〉云：「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亦可證。

〔註20〕 《廣陵集》附錄〈吳夫人傳〉。

〔註21〕 〈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

〔註22〕 同見註21。

〔註23〕 同註21。

《廣陵集》卷十六有一首〈奉寄伯兄泰伯〉（僅此一首，別無詩文），敘述十年乖隔羈旅的心情——「心跡牽羈逐勢分，一生襟抱向誰論，十年漂泊迷南北，千里憂思厭夢魂」，期盼能早日家人團聚，歸老田園——「何時得就歸來賦，老守桑麻聚一門」。

此外，逢原似有三個姊姊〔註24〕，其中有一姊寡居，攜幼甥往依逢原——

其（逢原）姊寡，貧無以自存。（〔註25〕

祖死不反骨，姊寡攜幼甥。（卷四〈謝東丈見贈〉）

姊寡不能嫁，兒孤牽我啼。（卷五〈答黃藪富道〉）

在〈山陽思歸書寄女兄〉一詩中，逢原敘述姊弟久別相聚的情景：

念我兄弟寡，商參各殊州，十年不一逢，會合何所由，幸逢子來歸，與我相慰投。（〔註26〕

逢原侍奉寡姊猶如嚴父，教孤甥不啻己子〔註27〕，往來詩篇中〔註28〕，充分顯示濃厚之手足親情：

晨梗玉炊香，暮酒金注甌，盤蔬羅春青，豆脯兼夕鱸，爲食豈不美，義咽不下喉，要當歸子同，半菽飽亦優。（卷三〈山陽思歸書寄女兄〉）

此乃逢原在山陽家塾主人家，雖不乏美食美酒，逢原卻覺得難以下嚥，而一心期盼回家與其姊同甘共苦。

在〈寄姊夫焦韞叔兼簡三姊〉〔註29〕一詩中，自敘離別親人之

〔註24〕《廣陵集》卷十有〈寄姊夫焦韞叔兼簡三姊〉一詩，從詩題可知逢原至少有三位姊姊。

〔註25〕《宋史翼》卷廿六王令條。

〔註26〕令五歲而孤，寄養廣陵叔祖王乙家，其姊不知寄養何處？至此時則已有十年不見，其姊往依逢原之時，逢原應十五歲以上（五歲而孤，加上十年不見之數），且逢原已離開王乙自謀衣食，在山陽謀食，此詩可見。

〔註27〕《廣陵集》附錄〈淮南部使者邵必奏狀〉、〈廣陵先生傳〉。

〔註28〕共有三首：卷七〈山陽思歸書寄女兄〉，卷十〈寄姊夫焦韞叔兼簡三姊〉，卷十三〈口占示姊〉。

〔註29〕焦韞叔無可查考。